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六

文章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

洙曰河北有五臺山○鄭曰五臺山名今在河北其山五巒環秀巍然俗謂之五臺山仙人之都

也業白出石壁

趙曰此言許生客居五臺山行業精白而出也佛經以美業為白惡業為黑達磨嘗曰當勤

修白業○大觀曰石壁字暗使列子載趙襄子狩於中山有一人從石壁出隨煙上下

余亦師祭可身

猶縛禪寂

洙曰師祭善詩○修可曰祭可乃六祖僧祭及慧可二禪師祭傳法偈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

下種花地盡無生可傳法偈本來緣有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能生二人乃禪中祖師故子美詩之非師祭善能詩者也○

趙曰祭則僧祭可則慧可傳燈云正与達磨出次相授公方与許生共孝性空事故云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

字出佛書其語曰貪著禪束何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

趙曰

此言有河因階得子垂方便之行焉以爲之匹也淵離索晚相

逢皇曰記擲弓吾包蒙欣有擊洪曰易九二包誦詩渾洪

一作混遊衍四座皆辟易洪曰皆一作俱項羽傳項羽瞋目應

手看捶鈎鄭曰捶子果切又之累之睡二切○洪曰莊子知北

巧故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无察

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

不資焉注拈捶鈎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都無懷則物來皆應大

馬司馬也郭云捶者拈捶鈎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或說云江東

三魏之間人皆謂鍾爲捶音字亦同郭失之今不從此清心聽

說○趙曰莊子輪扁斲輪有曰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

鳴鏑洪曰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射

相知○趙曰黃魯直云新詩如鳴弦孟精微穿溟滓鄭曰上

出於此也○鄭曰鏑丁歷切矢鋒也

下戶頂反○洪曰莊子在宥篇大同乎溟溟注与物无际○趙曰

礼記致廣大而盡精微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溟濛濛鴻舊注引莊

子大同乎溟溟注云自然之氣然終非本出杜公不飛動摧霹

散倒用也○師曰謂詩之精微与天地之氣相貫穿

靈

洙曰公羊注曰雷疾而甚者為震震與霆皆謂霹靂也

陶謝不枝梧

洙曰陶潛詩玄暉靈運惠

連之徒也前漢項籍傳即帳中斬宋義頭諸將驚服莫敢枝梧也

師曰霹靂雷震之威謂詩思飄然飛動雖霹靂之威亦為摧沮足見詩思之壯也

風騷共推激紫鸞

自超詣

洙曰紫鸞當作紫燕字之誤也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皆天下之駿其第五馬名紫燕

誰前別

洙曰爾雅駁如馬倨牙食虎豹管子曰桓公乘馬亮皇見而伏公問管仲管仲意者君乘駁馬公曰然仲曰駁

馬食虎豹故類焉紫燕良馬名也莊子曰治馬者燒之剔之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聞

蘇曰義之一曰披襟立池上無語羊欣曰人莫知君意何也○趙曰寥聞寂靜之義梁蕭子範直坊賦曰何坊禁之寥闕對長夜之

燕永○剪曰末句豈非傷無知己者乎

贈蜀僧問丘師兄

彥輔曰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

洙曰左思蜀都賦於嚴渠內西要害以膏腴○田曰太

平街覽載張孟蜀都賦注云銅梁一名也按其山有銅梁山此獨秀也止在合州界連亘二十餘里山嶺之上平整遠望一諸山此獨秀也止在合州界

籍籍名家孫洙曰表陽公白馬當籍籍開外來車徒鳴

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洙曰左太冲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試其英樹鬱苦相如瞻若君平

王褒暉暉而秀發揚子含章而挺生○師曰炳靈言英靈顯赫也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

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謁雲屯洙曰揚子雲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

為主入子墨為客卿以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洙曰謝玄暉直中書

省紫殿世傳閣丘筆師曰閣丘文峻極逾崑崙本紀曰禹

崑崙高三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鳳藏丹霄暮洙曰一作龍去

白水渾洙曰東京賦我世祖忿之青然欠雪嶺東洙曰西都賦琳珉青

焚去一作出○沈曰雪碑碣舊製存鄭曰碣巨列切○田

嶺在蜀一名太白山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

問江均撰瑞聖寺磨崖碑嚴政晚看作者意趙曰鄰生見王道詩數曰

洙曰均以文名當時四方碑碣多出其手晚見作者妙意○梅曰作

者指均也妙絕與誰論洙曰陸韓卿賦歌能妙絕吾祖詩冠古鄭曰冠古同

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洙曰見豫章小子

思疎闊豈能達詞門蘇曰宗戩讀淵明詩撫卷歎曰小子疎

世之真儒窮愁一揮淚洙曰愁一作秋陸士衡揮淚廣川相遇即諸

昆我住錦宮城洙曰成都記錦城以兄居祇樹園鄭曰祇

○洙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田曰楞嚴經云祇洹精舍注云祇洹林樹名俱云祇陀洹或云折多此云戰勝即太

子名林王是彼故云勝林精舍建立有地近慰旅愁往來當

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

旅敦魯一作侶○景晏步脩聲而無車馬喧洙曰陶淵明結廬在

人境而元夜聞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洙曰謝靈運夜聽極

語法華經又以軟漠漠世界里洙曰一驅驅爭奪繁唯

語一云言詞柔軟

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珠曰言性照圓明如摩尼珠然雖

而不溜○田曰圓者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癡者見彼摩尼真有五色圓者竟字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亦復如是觀無量壽佛經云諸天童子摩尼以為纏絡光昭百餘里猶如和合百億日月不可具名至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現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君至濁水以然同藏矣以三十萬易之而去○師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塵垢南奔走盜賊間健羨間立不為汚濁所累故云云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謫曰賀知章會稽人自號四明狂客見白文章乃歎曰子謫仙人

也筆落驚風雨

風雨言敏速也

詩成泣鬼神

感鬼神

○蘇曰李白墓銘云公在長安時秘書監監聲名從此大汨沒賀知章吟公鳥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

一朝伸

伸曰按史言知章言白於玄宗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賜食帝為調羹召供奉翰林

文彩承殊

渥流傳必絕倫

文彩麗精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

龍舟

移掉晚獸錦奪袍新洙曰白外傳云白樂章賜錦袍白日來深殿青

雲浦後塵乞歸優詔許洙曰白為高力士所請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枝還遇

我宿心親洙曰伯一作夙與子美等為醉中八仙未負洙曰一作逐幽棲志兼全

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洙曰嗜好也楊雄家貧嗜酒醉

舞梁園夜洙曰雪賦梁王不悅遊於東園今計州乃梁園故地行歌泗水春洙曰孔子行歌於泗水之上泗水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隣處士櫛衡俊洙曰今泗濱是也

平原處士櫛衡字正洙曰見難甘諸生原憲負洙曰見難甘稻梁求未

足洙曰廣絕交論分無鷺之稻梁意以謗何頻鄭曰黃於託以養里切○洙曰黃於託以養里切○洙

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喻白之遇謗也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洙曰見雲

風竊帶三苗注幾年遭鴈鳥洙曰賈誼作長沙王傳不得志有鴈集于舍隅遂作鴈鳥賦獨泣

向麒麟洙曰玉翰古峨眉悲朝暉泣蘇武先還漢洙曰見握節漢

臣回黃公豈事秦朱曰夏黃公也見楚廷辭醴日朱曰

引申白梁獄上書辰朱曰白坐事下爵陽獄都陽已用當

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

波隔東槎與問津朱曰博物志有居海者八月東杳而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綸錦宮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趙曰言文章垂不朽之事作者

皆殊列名聲豈浪垂朱曰言以文章騷人嗟不見朱曰

言文章者謂文至於齊梁之間亦而為風騷矣○趙曰指漢道

盛於斯

洙曰漢文章深厚有古人之風。趙曰言漢有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屬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師曰文章

惟漢為渾厚森嚴故曰漢道盛於斯心從弱歲疲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

洙曰

綺麗騷人之作也。趙曰文章至於後賢兼舊利洙曰利一綺麗乃騷雅之末流矣故謂之餘波

法自儒家有心從

洙曰利一

作者兼騷人之弊也

歷代各清規

趙曰所謂流相祖述也

永懷江左逸

弱歲疲

趙曰公自謂也吾之用心

多病鄴中奇

洙曰江左晉元帝陵

江所都也阮籍之流文多尚逸。趙曰江左則嵇阮鮑謝之徒文選多采取焉故公永懷之

皆良

洙曰病一作謝郭魏所都文帝好文故作者多尚奇駉驥皆良江文通云關西蕭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

馬麒麟帶好兒

趙曰麒麟之子仍是麒麟故云帶好兒

車輪徒已斲

洙曰

桓公讀書輪扁以為聖人之糟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夫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且不能以前臣之子臣之子亦不得受之於目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

輪古人之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陸士衡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也

堂

構惜仍虧

朱曰書曰若考作室既底

謾作潛夫論

漢曰後

字節信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幾當時

虛傳幼婦碑

朱曰曹

脩讀曹娥碑陰有八字曰黃綰幼婦外孫壘曰脩解得操行三十

里乃悟云黃綰是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

妙好辭与場合操曰有智无智校三十里 緣情慰漂蕩

文賦詩綠抱疾屢遷移經濟惠長策 朱曰言无經濟之

情而綺靡 飛棲假一枝 朱曰鷦鷯賦巢不過一枝左太

自謙蓋亦自 沙傍蜂蠆 鄭曰傍蒲 江峽繞蛟螭 朱曰蛟螭比毒

耳趙曰言棲托於蘖 蕭瑟唐虞遠 朱曰沈休文論虞夏

州之地如此非有譬托 聯翩楚漢危 朱曰江文通雜射詩序夫楚謠漢風

曰歎治古 聖朝兼盜賊 朱曰胡虜為中原之乱也趙

之不能安 更喧卑 楚人為異俗喧卑置雜類 檉檉星長劍 朱曰張

樓望見牛斗間有異氣乃鄧城寶劍也蒼蒼雲雨池洙曰周瑜傳蛟龍得雲雨

其子美自喻失其所也如此兩都開幕府洙曰兩都東京西京萬萬插

軍麾洙曰謂天南海殘銅柱洙曰馬援勸功銅柱趙曰

南時立銅柱而勒功其上也師曰恨無人立功如馬援也東風避月支洙曰匈奴傳東

師曰言避吐蕃之難也音書恨為鵲洙曰西京雜記乾闥

鵲之不號怒恠能罷洙曰苦寒行能罷對我躑趙曰恨為

詩興洙曰役於營生柴荆學士宜洙曰習其故山迷白

閣秋水憶黃陂洙曰白閣黃陂關中山水趙曰白閣則然

不敢要佳句鄭曰要愁來賦別離趙曰言夫鄉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趙曰庾信文章綺

賦尤見稱於世謂若相如作今人啾點流傳賦田曰于宝晉

大人賦飄然有凌雲之氣咄點以為灰塵不覺前賢畏後生朱曰周書更信字子山有

尚謂之更舛宿李後生竟相模範每有一文出京盛才文章為世人所

都莫不稱誦作哀江南賦尤為麗絕至今行於世

楊王盧駱當時體朱曰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

後盧以疾投穎水卒楊卒官駱以輕薄為文哂未休趙曰

檄武后死徐敬業難王溺死也之文大率浮麗故公以為輕薄為文而哂爾曹身與名俱滅

之未休也孔子曰其言不遜是故哂之王勃必當顯貴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

不廢江河萬古流歐曰唐史李敬玄稱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朱曰謂漢魏文雖

全尔。趙曰此篇文李照隣与勃也言漢魏之文壯之為劣龍文虎脊

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氣而盧王之文壯之為劣龍文虎脊

皆君馭朱曰龍文虎脊馬之駿異者皆君馭言皆得逸才。修

可曰漢天馬馭駢騄駉駉龍文虎脊武帝時西域大宛

馬虎春魚目龍文鳳頭尾如蒲梢也歷塊過都見爾曹鄭曰過古禾切○宋

王侯須過都越國蹶若歷塊○趙曰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

馬皆可充君之馭然或過都而蹶則猶不為不良馬也爾曹指盧

王矣○師道曰言逸足過都如歷土塊之易也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若

上趙曰郭景純詩翡翠戲蘭若容色更相鮮言珍禽在芳草間交相暉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未制鯨魚碧

海中朱曰言今之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趙曰公自負其出羣雄者如制手鯨魚於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隲竊攀屈宋宜方

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朱曰屈原宋玉言其大才足以方駕正驅也○趙曰此公之志也公必欲追逐屈宋而與之並駕者唯恐

不超越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蓋齊梁射格輕麗公所不取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

雅夢符曰右按南史徐陵多變舊辭有新意又此史更信父有

五言與徐陵並為東宮學士文辭奇麗世號徐庾後進競相

模轉益多師是汝師趙曰欲裁納之以近風雅亦無常師必多求前人所最長者為師耳。師曰遽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為輕薄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辭倡先者多師言意尚不一也

解悶五首

同作十二首五首見果實門二首見絕句

沈范早知何水部

朱曰謂水部郎中薛據沈約范雲見能詩何水部注

曹劉不待

薛郎中

朱曰曹子建劉幹薛據也。趙曰若薛前在省部今在荆若薛據昔恨不與曹子劉相同時

獨當省署開文

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趙曰若薛前在省部今在荆南有江湖之樂斯為李釣翁

李陵蘇武是吾師

朱曰此之言三言詩始於蘇武李陵

孟子論文更不疑

蘇曰顏延年云李陵蘇武句法可師餘區區輩不足數南子端論文定理惟孟軻之書使人不疑。趙曰指孟雲卿也魏文帝有論

文篇末句專言孟雲卿

一飯未曾留俗客

蘇曰陶侃未嘗延俗客

數篇今見古

人詩

蘇曰校書郎孟雲卿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

語蘇曰殷湛曰曹瞿低跡文章无宗師觀者舊謾釣槎頭

縮項鰱鄭曰半連切。珠曰頭一作頸。浩然開元時人。詩云梅

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鰱。鰱魚也。楚人云長腰梗米縮頭鰱。魚為

美味也。○趙曰言今者舊之間不復造新語以言鰱魚但謾釣之

而已。習穀釜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鰱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鰱。

陶冶性靈存底物。阮嗣宗詩。先賦蟲之工。而詠懷之作。可以

陶冶性靈者。惟有詩而已。故下句自長吟。新詩改罷自長吟。

蘇曰謝惠連改詩既罷。元知音者遇好句自吟而已。孰知二謝將能事。運。趙曰。然

知者。稔熟之熟也。公言其稔熟。知頗學陰何。苦用心。術。蘇曰。果

謝靈運謝惠連將作此詩。為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術。蘇曰。果

鏗何遜文章。傑出諸公。用心太苦。○趙曰。陰則陰鏗。何則。何遜苦用心。則不苟且為心矣。

不見高人王右丞

鄭曰。本注云。相國縉。

藍田丘壑。蔓寒藤。趙曰。右

也有別墅在藍田。所謂輞川也。

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曰。

唐書王維傳維字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乾元中轉尚書右丞以詩名盛於時尤長五言詩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聖在朝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安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歌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代宗時弟紹為宰相代宗好文求維文縉編綴得四百餘篇上之○趙曰王維能詩號輞川集行于世其弟相國縉本傳云少好李與兄維俱以名聞

書畫

古詩律詩共二十四首

李潮八分小篆歌

余曰邵氏聞見錄云韓退之石鼓詩駢字美八分歌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

朱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為文

字自蒼頡之後字跡變易如浮雲焉先定跡也

陳蒼石鼓又已訛

趙曰韓退之詩周

王墳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聖金石作鼓

大小二篆生八

分

朱曰周太史籀始制大篆唐蘇軾載記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鳴

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漢蔡邕字伯喈為中郎將正六經于太李石壁天下篆李邕大篆入此品小篆者秦丞相李斯剛古文漢篆又史籀之書也初諸侯力正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
胡毋敬作博季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改所謂篆秦有李

斯漢蔡邕

見上

中間作者叙不聞

趙曰八分篆與八分事書苑所載不

一以子勸之蔡文姬別傳曰臣父邕言八分書

嶧山之碑野火

焚棗木傳刻肥失真

洙曰嶧山碑李斯書也為野火所焚人惜其文故以棗木傳刻按史記始皇二

十八年東行郡國上鄒嶧山

苦縣光和尚

定功曰苦縣屬陳國故城今在亳州

骨立

修可曰續漢書詔苦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書也○趙曰野火焚謂李斯書也尚骨立謂蔡邕書也故於

嶧山之碑則傷棗木之失真於苦縣之碑則喜其有骨立也嶧音亦

書

洙曰一作畫

貴瘦硬方通

神

蘇曰羊欣曰右將軍筆畫勁硬妙絕通神

惜哉李蔡不復得

洙曰李斯蔡邕不可復得

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已來

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洙曰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八

分詠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隣濟陽人官至青 况

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

一作金蘇曰程鑄見李斯書蛟龍盤擊肉屈強鄭曰屈九

勁屈如蛟龍之盤擊也吳郡張顗誇草書草書非古空

雄壯宋曰張顗吳郡人官至右率府長史時善草書言吾見公主

輒草書揮筆大叫以頭濡墨水中天下呼豈知吾甥不流宕

鄭曰徒浪丞相中郎丈人行宋曰丞相斯也中郎邕巴

一作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

潮乎奈汝何師曰昔蒼頡觀鳥跡以制字自頡之後有大篆小

云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餘隸書為之鍾繇謂之章程書

王僧曰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破勢建中初以隸書作楷法字

方八分始皇得次仲文簡略於急疾之用甚善之蔡姬別傳曰臣

父邕言八分書割程邈隸字法去八法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

故曰八分書蔡希總曰王次仲以楷法守促更引而伸之為八分

故號八分書張懷瓘云八分不謂之楷書楷者法也憲若八字分

散故名八分後漢相帝紀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儋之若
縣祠老子注云若縣屬鄉今屬陳國故城在亳州續漢書云桓帝
夢見老子令右館於賴鄉祠之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伯
喈八分書也又靈帝紀光和五年始置鴻都門生注云於鴻都門
內置學召能為尺牘及工書為篆者時南陽人師宜官編八分為
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以是考之類苦縣蔡邕書光和師宜
官書也詳觀此歌嶧山之碑野火焚謂李斯書也苦縣光和尚骨
立謂蔡邕書也故初言秦有李斯漢蔡邕少惜哉李蔡不復得卒
言丞相中郎丈人行而未嘗一言師宜官然若縣之祠立於相帝
之延熹而尤和乃靈帝年號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乎
蓋延熹在光和前十年之近尔或謂光和為伯喈所書華山碑若縣
老子朱龜碑未知孰是親近也言近於李蔡秦相即李斯快劍長
戟森相向解在鄭典設自施州歸行
首項輩也草書失之流宕篆則不然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

洙曰蔡邕拜中郎將校書東觀

俗儒穿鑿疑誤後之李喜平中表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計之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刻立於太學門外兩京記云正觀中得蔡

邕石經數段顧侯運鑪錘鄭曰錘之筆力破餘地洙曰

邕能八分書

鍾言能鍛鍊以成一家之書○夢符曰右按莊子曰元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鑪錘之間耳○蘇曰黃刊

見蔡邕八分書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具顛肩顛顛曰上平筆力尚可破餘地

器切○洙曰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鄰二人善八分事見李潮八分歌注○修可曰張平子西京賦綴以二華巨靈肩顛肩顛注肩顛作力

貌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掄揚非造

次洙曰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三人並入直洙曰韓蔡三人也恩澤各

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

更秘洙曰顧文季八分外尤能小字也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

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

楊馬間洙曰視公如楊白首不相弃驕驕入窮巷蘇曰

訪原憲憲曰驕驕亦肯入窮巷必脫黃金轡趙曰顧君騎驕驕相訪脫黃金轡者言其富貴也一論

朋友難逢莫敢失墜古來事不覆復相見橫涕泗嚮者

玉珂人

鄭曰珂

誰是青雲器

朱曰此事之反覆也言貴者未必賢

才盡傷

形體

朱曰

病渴汗官位

朱曰司馬病渴李壽曰久病玉堂之署

故舊獨

依然危時話

鄭曰

我甘多病

老子負憂世志胡

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

楫無根帶蛟龍好為宗况兼水賊繁特戒風颶駛崩

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邦

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

趙曰三豆當厚施予

請哀瘡痍際

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

朱曰當勸恤民困也

固應賢愚異

朱曰不可一弊為苛急

烈士惡苟

得俊傑忠自致

趙曰皆以指言顯文

贈子猛虎行出郊

載酸鼻

朱曰陸士衡樂府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執不自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此皆勉其自振立也○趙

曰又我之以無苟從也。師曰：漢蔡邕為中郎，將善八分書。書六經、文、命、工、刻、碑於太宰門外，自邕之後，八分書彫零，故云：「惟粹張平子。」西都賦云：「綴以二華，巨靈負鼎，顛注云：『顛，顛作力之兒。』及書苑云：「唐明皇好圖畫，工八分草書，草豐茂，英特初張，說為『麗正殿』，李士猷詩：「明皇自於彩牋上，八分書讀曰：『德重和鼎功逾，脩川詞林秀發。』翰苑才鮮，所謂御札，而傳者此也。辨眼言於字中，最號明眼者也。神農本草云：『珂貝類大如鯉皮，黃黑而骨白，以為馬蹄生南海，勤謂之珂。』晉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頗延年五君詠曰：『仲容青雲器，青雲言器之高遠也。按齊書：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章日新。後夢有人褊郭璞取之，小後為詩絕无美句。』時人謂為『才不盡用』。謙言：『己才已尽，况又病渴，豈可任家官位？』是以下文有『我甘之語』。歟音山束，疾兒崩騰，即奔騰也。軍興之際，賦斂慘刻，動殺長吏，以叛魚飢，費長餽，輸民困當，抚以恩也。甫意欲顧生告于皇華使，聞其瘡痍，精擇良吏，以為佐勤恤民，隱无徒誅求一繫為苛急，略无賢愚之異。小列士惡苟得，戒顧生无以不義而負得當，白致當貴也。樂府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自惡木陰，欲其自振立之意。』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云草聖秘難得

趙曰：僕張伯英善草書，人謂之草聖。

及茲煩見

示蒲月一悽惻

蘇曰：孫登人事悽涼，蒲目悽惻。

悲風生微綃

仁凱風揚

微師曰言有古銷銷鳴玉動落落羣松

直連山蟠其間真張與筆力趙曰言筆力浩汗若真初之

公直山蟠皆狀其草書耳。師曰自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

墨後練臨池李書久絕水及黑入謂之草聖俊拔為之主

泰伯曰俊拔言筆力超越人也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趙曰張則誰

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蘇曰張乃

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自視以為神楊公拂篋寄安石曰

舒卷忘寢食蘇曰李成得王逸少忙舒卷披玩寢食俱忘示

之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爭道而得書法意觀公孫大

娘舞劍器而得其神後觀張旭用意不獨在於大醉而已。趙曰公嘗曰張旭三不置草聖傳又劉伶善飲而有酒德頌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卧高陽

作雲

客三違潁水春

師曰時彪避綠山隱居嵩陽凡三載矣故云三

違遠

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寂

宋謝靈運好登

山陟嶺必造幽峻崑障數千重莫不登躡

陶公漉酒巾

曰

陶潛在家酒熟取頭上

羣兕彌宇宙此物在風塵

曰

之過時則必能自致因寇亂故在風塵○蘇曰鄭莊未濟時居洛下殷穆歸謂子曰於寶衆并見鄭子風神秀麗如麟鳳與羣類此

物豈久在風塵耶○

歷下辭姜被

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

人各負作一

關西得孟鄰

曰孟子之母為子擇鄰

早通交

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

太古

應其苦

詩興不無神

下筆如有神

曹植休前筆

朱曰曹植能詩休言為張所掩○趙曰以然言其詩之神

張芝更後身

張芝再生○趙

曰以然言其

數篇吟可老

蘇曰黃旗見陰鏗詩數曰吾

一字

草書之古

買堪負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

朱曰詩包

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

盡力潔食晨

朱曰東晉謝

勸督不夕膳勢小晨食

踈懶爲名誤

復步輔曰熱康書信

驅馳喪我真

索居猶寂寞

朱曰禮離羣索

相遇益愁辛

朱曰江淹詩

或愁辛

流轉依邊徼

朱曰邊徼邊境也

逢迎念席珍

朱曰席珍上之珍以待

聘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脩高廟

朱曰後漢祭

武二年正月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祭祀高帝爲太祖一歲豆初

文公賞從臣

朱曰唐二十四

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非及推

商山猶入楚

朱曰見羽翼懷商老生

渭水不離秦

朱曰離一作知見欲問桃花宿

存想青龍祕

朱曰青龍道

行白鹿馴

朱曰周義真入龍橋山

耕岳非谷口

魯曰楊子谷

于岳石之下

結草即何濱

朱曰何上公不知姓結草何濱讀老

肘後符應驗

朱曰葛稚川有肘後方卷

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

良覲眇無因

朱曰謝靈運詩引領義長觀

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

程曰言張之勢伸而甫之勢屈也張以疎散故伸甫以敗逐故屈也

此邦今尚武

朱曰今一作全方以武備

於何處且依仁

魯曰語依於仁

鼓角凌天籟

朱曰莊子改關不聞天籟乎

山信月輪

朱曰古今江有月重輪

官場

朱曰一

羅鎮磧

趙曰言官之戰場也故曰

言四鎮皆置官場收賦歛以供軍也

賊火近岵岷

朱曰岵岷地名蜀龍右此孫曰言吐蕃入寇于此

蕭

瑟論兵地蒼忙關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

興知籠鳥

彥輔曰潘岳秋興賦猶他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

斯文起復麟

朱曰

作豈孔子西狩獲麟○師曰張之高興視甫如籠鳥之爲促其文不遇如孔子傷麟出非其時也

窮秋正搖落

回首望松筠

朱曰松一作細松筠有歲寒之操

丹青引

魯曰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

趙曰魏武則曹公操也

於今爲庶爲清門

趙曰昭傳

三十二字三石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尚

存

蘇曰晉羊祜字叔子至蜀愛其山川風物明媚謂御驂者曰楊雄王褒君平相如雖去數百年覽其遺蹟想風流文彩宛然如在疑其曲刑不低範法尚有迹追賦曰先生詩曰趙曰司馬遷恨文彩不表於後世晉書天下之言風流者推王衍樂廣

書初學衛夫人

洙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

但恨無過王右軍

洙曰王右軍

之善書

爲今古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然若游雲矯若鸞龍

初義之爲老嫗書紙扇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

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洙曰語不知老之將至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

鄭曰數色角凌

煙功臣少顏色

洙曰唐制畫未請等二十四人

將軍下筆

開生面

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爲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蓋因左氏伏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

良相頭上進賢冠

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

猛將腰間

大羽箭

洙曰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

褒公鄂公毛髮動

洙曰郭公

褒公段志玄

英姿颯爽來酣戰

趙曰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

先

帝天馬玉花驄畫公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

洙曰劉老嫗辯命論時在赤墀之下

迴立閭闔生長風

趙曰天門也李善文選注有紫微宮門名曰閭闔

生風以其神駿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

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

趙曰玉花先帝之馬也畫手精妙得其實

榻上庭前屹相向

鄭曰屹魚乞切

至尊含

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

洙曰言得

其真蹟也故編入室○晏曰語由也升堂矣夫入於室也

亦能畫馬窮殊相幹唯畫肉

不畫骨

蘇曰韓幹善畫馬大梁人右丞王維見其畫遂搥贊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匠曹霸於

後則獨善子美與韓幹畫馬子美宜知畫者徒以幹畫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謂

忍使驂騮氣凋喪將

軍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

夢符曰古安晉書顧

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荅曰四射妍媸本无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趙曰梁簡文帝詠美人看畫詩云可令俱是畫詩能辨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

遭俗眼白

洙曰言職者蓋寡目

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

洙曰唐房琯貧曰盛名之下為難名矣

終日坎壈纏其身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洙曰公詩曰駟車城陝郊北顧臨大河○師曰周公召公公分陝

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稷嘗為古風詩以美周召是有志於周召而立功名也

惜哉功名

忤但見書畫傳

洙曰稷薛收之從子以詞學知名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

宗其書跡自後卒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富國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漢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跡唐宗在藩

留意於文學稷於是特見招引除太子少保唐宗嘗召稷入宮中衆央庶政因心遇莫與比及竇貞武誅稷以知其謀賜死於萬年縣

嶽中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鄭曰涪扶鳩切水出微外南入漢畫藏

青蓮界宋曰青蓮界佛寺也書人金榜懸宋曰事見天門射黃金榜注仰看垂

露姿不崩亦不騫宋曰漢曹喜工篆隸變篆縣針垂露之法詩天保不騫不崩騫虧也鬱鬱

三大字蛟龍岌相纏鄭曰岌魚及切○趙曰稷所書慧善寺碑上三字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然

公於李朝八分小篆歌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弩肉屈強長言八分及草書之纏糾然後可言有蛟龍之勢也然稷三六字乃

且書其勢豈若蛟龍耶余嘗到慶壽寺觀三字之傍有員顏經捧乃龍蛇交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又揮

西方變發地扶屋稼趙曰其所盡西方變相則亡矣慘淡壁飛動到今

色未填此行疊壯觀師曰甫獲觀其故宅與書畫此云疊壯觀郭薛俱才賢

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宋曰通泉前有郭代公後有薛少保故云郭薛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

圖

亦曰史記孟子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趙曰京邑屬縣有

為奉先之景物猶未曠遠故杜公間其掃赤縣圖乘與遣劉公更作滄州之幽趣矣

赤曰謝玄暉既權懷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蘇曰戴逵

祿情復協滄州趣者比比皆是但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趙曰左太冲招

好手者亦難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隱詩前有寒泉

井聊可瑩心神又賦云唯毫素之所疑注毫筆也書與鄭虔當世善畫者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

列衣有朱曰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夕余至乎玄圃闕在崑崙崑崙山所無

乃瀟湘翻朱曰王徵君詩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

聞清猿朱曰天姥山名也謝靈運登臨嶠詩哀猿響南壑又明

石壁上有字高不可識春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鬼

月則聞蕭蕭鼓吹之聲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趙曰本朝錢

云元雲而雨謂之大泣

野亭春還雜花遠

朱曰丘希範書雜花生樹

漁翁瞑踏

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

妃鼓瑟時至今班竹臨江活

趙曰楚以狀所畫之竹言湘妃遠矣○夢符曰右按楚詞

遠游章句使湘靈鼓瑟方令海若舞馮夷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班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今公詩行語乃詩全妙如此

劉侯天機精

朱曰莊子著欲深者天機淺

愛畫入骨髓

十朋曰徐

貴畫入骨髓愛恨吾季不到奇妙

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

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

趙曰初衡曰大兒孔文季小兒揚德祖

若耶溪

朱曰越溪也

雲門寺

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

隱居不仕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適至胤又隱焉止號點為小山胤為大山亦曰東山兄弟

又云大隱小隱

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蘇曰謝玄暉曰胡為

前墨場屋中出沒會稽山水奇秀布

青鞋黑冠冠竹杖吾志從此始矣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彦輔曰王宰畫
宰丹青絕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具跡壯哉崑崙方壺圖

洙曰壺一作丈列子湯問夏
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

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底名曰歸墟八宏九野之水土天
漢之沅莫不注之而無域焉注此傳大海與天海通其上有五山

一曰岱嶼二曰圓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又別穆
王宿于崑崙之阿汾水之陽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

洙曰巴陵岳陽也
庭在其左海東有日

赤岸水與銀河通

魯曰赤岸地名○本中曰南兖州記曰
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

羅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也壽水自海入江衝激六百里至此
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云鼓洪壽於赤岸○趙曰先言崑崙

方丈特在仙山形容之下言洞庭赤岸水則又壯其
水之闊遠也巴陵郡岳州也洞庭在焉赤岸在真州

中有雲氣

隨飛龍

洙曰莊子姑射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江賦鼓波壽於赤岸

舟人漁子

入浦淑

鄭曰象
呂切

山水盡亞洪濤風

洙曰亞一作帶江賦舟
子涉以又蓋人漁子海

賦詩人漁子狙南極東
七發陵赤岸雙扶桑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

洪曰一萬里

夢符曰右按南史景陵王子良傳實字文煥能書善畫於肩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同萬里為遙矜

慎不傳自娛而已

焉得井州快剪刀

蘇曰索靖見顧愷之畫欣然曰恨不帶井州快剪刀來欲

剪松江半幅紋練歸去古詩曰借君快剪刀輕綃剪波去

剪取吳松半江水

趙曰吳松江

也○泰伯曰甫託意言永王璘反漢中吳松江為之阻絕不通時李光弼守井州所攻必下喻以快剪刀言其斷也意欲得光弼之

將平漢中以通吳松故云云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朱曰一云李七

簡易高人意

朱曰一作體○敏功曰易以疏切平易也揚子以簡以易

匡牀竹火爐

蘇曰張氏隱居太白山茅庵石鼎匡牀竹火爐藥壺而已嘗有白猿隨行漢武累徵不起使繪像進呈帝再三加賞後尸解○趙曰

莊子騎烟與晉公同匡牀而食

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雖對連山好

令員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朱曰蓬壺山名神仙所宅之地

方丈渾連水天台惣映雲

洙曰方丈天台二山

人間長見畫

老去恨空聞范蠡舟偏小

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

為鳴夷子

王喬鶴不羣

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見昔游詩注

此生

隨萬物何處出塵氛

洙曰莊子所謂與物轉徙也

高浪垂翻屋

洙曰郭景純詩高浪駕蓬萊

崩崖欲獸壓床野橋

洙曰一作漢分

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杳並

坐得仙老暫相將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

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生橋北

洙曰華陽記李冰造七星橋上

應七

松州雲嶺東

洙曰西山有松州當吐蕃要衝也○趙曰雪嶺西山也在今威州之外冬夏常雪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

趙曰錦江之直下通兩浙也

興與煙霞

會清樽幸不空

朱曰孔融傳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志

沱水臨中座

鄭曰沱唐水切寰宇記在成都府新繁縣

岷山到北堂

朱曰到一作對江賦

惟岷之導江水所出也書沱潛既導今蜀縣花台及漢中沱陽皆有沱水○趙曰此篇句句皆盡義甚分明

白波吹

粉壁青嶂插雕梁

朱曰謝靈運詩連嶂鼻端青華香深沉

直訝杉松冷兼

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

蜺飲練光

趙曰亦只是畫作清川之景自蜺飲練光之態不必畫蜺也

霏紅洲蕊亂拂

黛岩蘿長暗合井闌雨丹楓不為霜

朱曰曉霜濕葉丹趙曰暗合與非

真是雨而暗丹楓葉不為真是遭霜而丹皆以言畫也

秋成玄圃外

朱曰成一作賦崑崙崑崙山有玄圃○蒼

舒曰右按楚詞曰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注玄圃神山也淮南子曰崑崙玄圃惟絕通天○鄭曰崑崙山去地萬一千里

上有層城九重或上侶之是謂閼風又倍之為縣圃

景物洞庭傍

朱曰洞庭湖名○趙曰皆以形容其畫乃

其景也
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

難忘洙曰太傅謝安也安雖貴而東山之志不忘○夢符曰右按晉書明帝問謝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何如答曰端委

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師曰薛夢符續注云云碩長康畫鯤在石嵒裏人問其故碩曰謝玄一丘一壑

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又謝安寓居會稽與羲之支遁遊山則漁山水每往臨安山中坐石室放情丘壑及薨贈太傅以此考

之謝太傅乃安也非謝鯤故子美別房太尉墓詩又有對碁陪謝傳之句當從內翰注爲正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

戶彥輔曰周公一沐三握髮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

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洙曰雪一作露馬季長長安賦生於

終南之陰崖南都賦幽谷嵒岑夏含霜雪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

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

獨苦

蘇曰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

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

此所以為獨苦歟又曰故人董傳善論詩余嘗云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此豈非凡語耶傳笑曰

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奧人罕能識此所以獨苦豈難盡哉○馬曰徐貌畫魚人多模學○趙曰韓宏曰良工用心何苦刻如

斯松下丈人巾履同偶坐似是商山翁

洪曰似一作自

隱於商山避秦室之亂

悵望聊歌紫芝曲

洪曰悵望一云惆悵四皓時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

危慘淡來悲風

師曰玄都壇名道士受錄皆於此壇晉子松林靜杳冥言登松无生也已知仙客意相親

言有歲寒之操也昔四皓遭秦亂隱于商山歌紫芝甫傷時盜賊擾攘悵望四皓而想其高躅故云時危慘淡來悲風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鮑曰韋偃見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洪曰松一作樹畢宏亦益工也○鄭

曰宏太曆二年為給事中少失照切

絕筆長風起纖末

洪曰長笛賦其應清風也纖末奮籍

滿

堂動色嗟神妙

蘇曰蕭繹春宴時金甌七發七中蒲堂賓客動容嗟服神妙。趙曰蒲堂字如蒲堂為之

不樂。秦曰左傳使者色動而言肆

兩株慘烈委薛皮屈鐵交錯迴高枝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憇寂

窈窕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

鄭曰袒徒早方

偏袒右肩右膝著地。修可曰楞嚴經云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

葉裏松子僧前落

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

洙曰一作素綰重之不减

錦繡段

洙曰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

已令拂拭光凌亂

洙曰謝惠連詩清波時凌亂

公放筆為直幹

師曰畢宏韋偃皆唐之善畫者也白摧朽骨龍虎死謂松枝也黑入太陰雷雨垂謂暗碧

之色也偏袒右肩露雙脚言胡僧之狀也東綰謂山東大練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生子即便去。孫曰地理志處州

青田縣在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有
雙鶴生子即便化去人以爲異
畫色久欲畫蒼然猶出

塵修可曰此史劉融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低昂各有有意洙曰薛公畫鶴低昂皆有意如返啄踈翹嘆天

警露之類皆隨而名之磊落如長人洙曰晉書嵇紹在魏人佳此志氣中昂然若野鶴在雞羣

遠豈唯粉墨新師曰鶴磊落比之賢人無與俗氣象甫萬

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洙曰揚雄作甘泉賦夢吐白鳳秋胡

詩行路正威遲非是倉鶉隣洙曰七月有鳴倉庚注倉庚黃鸝也高堂未傾覆幸

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

飲誇池津洙曰拾遺記鶴飲洛溪之水鶴賦多飲于瑤池○所

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洙曰有遺支遁鶴者道曰尔冲天之物寧爲耳目之玩逐放之

任所往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

洙曰一云如

到幽朔觀者貪

愁制臂飛

趙曰如在幽朔見此鷹之殺氣蓋名鷹出於此地也故公又云代北有豪鷹

畫師不是

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鷲

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洙曰言有其質無其才也○師曰書曰宅朔方曰幽都幽

陰也朔北也幽朔肅殺之方此鷹殺氣窮極幽朔制臂謂制臂精而欲飛物有異質而世所未嘗觀者人見之必駭而不信馬有肉駿非東坡誰解之鷹有角非杜甫誰詠之世人寧不謂畫師乎畫師不是無心學蓋恐人未之信也未章譏朝廷之士稱才角出者率有虛名而無實効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

鄭曰禁居吟切氣敵

萬人將

洙曰狀其快疾勇快也○夢符曰右按前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三國志評曰關羽張飛萬人之敵也

憶

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朱曰

盛時帝以冬十月幸溫泉宮時肆獵。趙曰莊當時無凡材

百中皆用壯朱曰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粉墨形似間

識者一惆悵千戈少暇日負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

會是翻講上

畫鷹

素練風朱曰一作如霜起張孝祥曰言鷹之威猛如風霜也蒼鷹畫作殊攫

身思狡兔鄭曰攫荀勇切。朱曰攫身猶竦身也。孫楚側耳

似愁胡朱曰隋魏帝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王條鉞

光堪擿朱曰條鉞所以擊鷹也。趙曰所畫絳鷹之條鉞也。光

軒楹勢可呼黃庭堅曰可呼以獵也何當擊凡鳥毛血洒平蕪

畫鵲行

洙曰一作畫鵲

高堂見生

洙曰一作老

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洙曰曹褒

傳羣奈拘攣猶拘束也潘安西征賦陋吾人之拘攣

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

造化窟寫此神俊安

洙曰支道林云冷其神俊

趙曰李賀云二十八宿羅心宵筆端造化天無功

蓋出於此

充君眼中物烏鵲蒲膠枝

洙曰詩南有膠木釋文云木下曲曰膠膠下垂也

趙曰謝玄暉詩膠枝簪復低

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

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

唐曰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乾坤空崢嶸

嶸

洙曰鮑明遠歲嶸嶸而催暮又金石嶸嶸深高之貌也

粉墨且蕭瑟緬思

洙曰

想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人意何傷顧步獨紆鬱洙曰

舞鶴賦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趙曰劉希夷邊城夢還詩雲沙撲地起煙霧質所以言其真質也摘用鮑明遠

舞鶴賦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趙曰劉希夷邊城夢還詩雲沙撲地起煙霧質所以言其真質也摘用鮑明遠

舞鶴賦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紆鬱游子情○趙曰劉希夷邊城夢還詩雲沙撲地起煙霧質所以言其真質也摘用鮑明遠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已來畫鞍馬

趙曰鮑照詩鞍馬光照也

神妙獨數江都王

鄭曰

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

將軍得名三十載

人間又見真乘黃

洪

乘黃見瘦馬行注○黃曰詩大叔于田乘乘黃○趙曰江都王宗室也將軍即曹將軍霸也明皇雜錄云陳義曹霸等善繪畫時無

神妙乘黃神馬也

曾貌先帝照夜白

鄭曰貌莫角切兒人類狀下屢兒同○味曰明皇馬名別

傳云上乘照夜白

龍池十日飛霹靂

潘郎宅居興慶里宅有龍池

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以狀所畫神妙而照夜白者乃真龍耳蓋直龍在圖感動龍池中龍如此

內

府殷紅馬腦盤

鄭曰殷

婕妤傳詔才人索

唐制以

世婦○鄭曰上即葉下女諸切婦官也

紅賜將軍拜舞歸

鄭曰蓋馬管

輕

紈綺相追飛

趙曰益別本作盤蓋專賜焉紈綺故拜舞婦其從者輕紈綺也吳越春秋魯王曰拜舞天

頽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

毛騶

鄭曰古華切太宗所乘九駿名皆平

近時郭家師子

花

洙曰吐蕃潰郭子儀收復京師代

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

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雖畫縞素之上而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

有開拓沙磧之態

霜蹄蹴踏長楸間

鄭曰楸此由切。洙曰曹子建名都篇走

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

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馬宮廐養森成列

鄭曰廐可憐

九馬爭神駿

洙曰漢武帝有九逸

顧視清高氣深穩借

問苦心愛者誰

鄭曰借

後有韋諷前支遁

洙曰支遁

憶

昔巡幸新豐宮

洙曰新豐宮驪山也。趙曰神駿字支遁養

馬皆苦心

翠華拂天來向東

洙曰南都賦望翠華之

騰

驤石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

洙曰明皇幸驪山王

每色為一隊相問若錦繡自從獻寶朝河宗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

河宗觀壽山之寶所謂朝無復射蛟江水中朱曰元封五年漢

射蛟江中獲之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朱曰漢武歌曰天馬驂龍媒金粟堆在玄宗泰陵南趙曰唐舊

紀云玄宗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

千秋萬歲後宜葬此豎升遐羣臣遵先旨葬焉師曰自祿山

反馬政荒發天子猶不偏車騎良馬戰沒殆盡甫傷之故云

天育驃騎歌朱曰天育馬廐名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傳曰荀子曰騏驥一日千里穆天子

輪山子渠黃驃驢耳漢文帝却千里馬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

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操日行千里

至日中而汗血今之畫圖無乃是朱曰莊子曰齊景好馬命便善

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趙曰出荀助所上穆天子傳

中云天子之馬走千里蓋所謂八駿是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

獲天子之馬乎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朱曰漢朔

之馬乎

邊馬有歸心。蘇曰：漢天馬曲曰：尾蕭梢子，朔風起，足銀砮，破層冰，雖用古人語，而琢句法，是然天成，不假翰墨，岐遲若非纖繡，大手不能到此。趙曰：神異經：西南大宛，有良馬，鬣至，鬣尾委於地，則駁尾之長者，蕭梢然矣。馬尾之長，蕭梢搖動，可起朔風，朔風則最慘烈者。師道曰：蕭梢者，搖尾之兒，朔風起，即此風取其寒，馬之良者，不怕寒，嘶風踏雪，愈有精神。毛為綠。

縹。鄭曰：普沼反。兩耳黃。珙曰：史驥。眼有紫焰，雙瞳方。洙曰：青黃色也。兩耳黃，珙曰：史驥。眼有紫焰，雙瞳方。

秦本紀：周穆王得騊耳之駒，相馬經曰：馬眼欲紫，紫嬌嬌。洙曰：一艷光，口中欲赤色，願延年賦：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矯矯云：矯然。

龍性。矯龍性逸。合變化。洙曰：松高詩：四牡矯矯。卓立天。

骨森開張。洙曰：周官曰：凡馬八尺以上為龍。魯國黃伯仁龍馬。

作庾侯碑曰：英風發於天，骨表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天骨疎朗，言人而公借用耳。師曰：馬有龍性，負天骨，合能變化，殆非常馬之比。

馬謂己之才，非凡俗輩可擬。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

駒閱清峻。洙曰：一云考牧神駒。一云老牧神駒。周穆王置太僕。

咸亨初，復舊光宅，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唐兵志：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

歐馬二千疋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也廣千里既牧令諸牧牧馬四歲遊牧五歲責課一百匹每年課駒六十其二十歲以上不在課限。趙曰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今公詩所謂太僕張景順乃開元時人舊注便安排作張萬歲自是貞觀時人誤學者矣今按張談作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領德碑其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二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其頌曰有霍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遂令大奴守天育蘇曰舊本作大奴守天育子瞻所謂霍公即王毛仲也

題子美天育驃驪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今定猶有石本。趙曰大奴王毛仲也毛仲父高麗人坐事沒為官奴

守天育則唐兵志云毛仲領別養驥子憐神俊洙曰宋願延內外廐所謂天育乃廐名也

降靈驃子九方是選梁元帝答齊國驃馬書曰價匹龍驄聲齊驥子周王褒謝資馬啓曰漢時伯樂偏愛權哥晉世桑門時未神俊

世說支遁常養數匹馬而世或言道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人亦畜馬支遁曰貧道重其神俊耳

歎其材盡下洙曰通典貞觀初僅有牡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羣牧至麟德四

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九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為監狹更折八監布於河西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龍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牧圉乖散泊乎垂拱潛耗太半開元初岐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莊子云月之子皆不才也○魯曰張公即景順也故修可曰趙充國云於下犬馬齒齒衰此在人言之而在馬亦可用矣

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

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驥褭與驊騮鄭曰驥於岐

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洙曰魯國黃伯仁為龍馬頌曰驥驥

美質健驊驄之足變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驊

赤者為棗騮驄馬赤也徐廣曰赤馬黑毛曰驄戰國策曰汗明見

於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綬衣以慕之驥

黑身與飛菟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又出瑞應圖薦祢衡表云飛

菟驥驥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歐陽曰王良善御伯樂善相

馬孟子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返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史伯樂

名孫陽嘗過廣阪見駕驢車馬曰此良馬也取而試之果然又有

趙南馬者三日不售伯樂去而跡之回而覩之明日其價三倍。趙
曰獲退之有言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
不常有此乃豈無驥驥驂驪而時無伯樂之謂公因題畫已死之
驃故定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
爲可羞矣。師曰肅宗中興正宜任賢使能房琯以宰相器出爲
邠州刺史甫以貶爲華州司功何世無才何才不可用但恨無賢
君耳琯之與甫何以異是故云云

鮑曰朱景玄畫斷云章惇伯父工龍馬父璽工山水松石

偃又工仙僧老松異石人知其善畫馬不知其松石更工

知我憐君洙曰一作渠盡無

敵戲拈彦輔曰云試拈秃筆掃驊騮見其驕出東壁朱曰

年白馬賦效聲躍以鴻驚驊駟良馬也驥驎瑞獸也。時可一匹
曰於天育驃騎歌中注周穆王傳驎輜駟耳日馳三萬里

齷草一匹嘶鄭曰齷下沒切坐看千里當霜蹄鄭曰當丁浪切時危

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堦馳突燕軍一日或至三四斬首而出。
趙曰莊子而摘用之也末句乃所向無空闊真甚託死生之意。
師曰韋應唐之善畫者也取別於甫甫試令於壁上作馬未章寓
意適時艱危安得此真馬以濟患難免使甫因蹟道路故云與人
同生亦同死

音樂

古詩三首

律詩五首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穎李
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
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
劍器渾脫瀏漓鄭曰上力周切下力支切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
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

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况余白首今茲
弟子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
聊為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
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
激即公孫可知矣行曰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為之久低昂敏功曰言霍如羿射九日落燿音

酷。洙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鳥皆死墮其羽翼矯如羣帝驟龍翔來如

雷霆收震怒龍如江海凝清光洙曰比皆言舞劍器回旋疾徐變態也。趙曰選詩秋

月懸絳脣珠袖兩寂寞洙曰蕪城賦玉貌絳脣。蘇曰杜

清光有弟子傳芬芳綠竹絃索今俱寂寞唯有崇山遠晚洙曰又

水依舊。敏功曰謂公孫已死也有弟子傳芬芳

饒曰李十二娘傳其術 臨穎美人在白帝洙曰李十二娘也。饒曰白帝即夔州魚復縣用此見

之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聞谷既有以感時撫事增

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昆曰先帝指元宗也公孫劍器初第一五

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湏洞昏王室趙曰指言祿山之亂也梨園弟

子散如煙夢符曰右按唐書志元宗時知音樂律又謂安法曲選坐部女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梨園子弟

數百亦為梨園弟 女樂餘姿映寒日洙曰得山之詞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

趙曰指言李十二娘也十月 金粟堆南木已拱洙曰見金粟堆左傳墓木拱矣江淹恨賦拱木斂童也趙

曰金粟堆在明皇泰陵之北今詩懷相之也 瞿塘石城草蕭

瑟玳筵急管曲復終夢符曰古按右樂府今日樂相樂行詩興文雅適玳筵歡極密又曰歌朱唇動

受補文李洛陽少童郎郭女古稱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

知其所往足蘭荒山轉愁疾洙曰足重蘭也言奔走須落

上留未定今徒足藹荒山足耳
抵如薪也所謂重既累爾是也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

朱曰前漢外戚傳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

獨立以其顏面特異當代無匹也○夢符曰右安楚詞朱唇皓齒
燁以燁些些德好間習以都些豐肉微骨以照些鬼乎歸靜安以
舒些些時日宜笑戲眉曼些容則秀雅擇朱顏些理以歸來靜以安
之○又古樂府雜曲從來著名推趙子復有丹唇發皓齒一嬌一態
本難逢如畫如花定相似○定功曰阮籍詠懷詩南国有佳人榮
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滿堂慘不樂

朱曰前漢刑法志古人有言曰滿堂飲酒有一人
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故一人不得其

平為之淒
愴於心

響下青虛裏

朱曰一作
淨雲裏

江城帶素月

朱曰謝
希遠月

賦素月
添天

况乃清夜起

朱曰曹子建
中夜起長歎

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

水

朱曰世說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玉唾壺壺盡尺隴荆軻歌於

易水之上士
皆淚垂也

玉盃久寂寞

朱曰山海經曰犬戎國有一女子方
跪進玉盃食韓子曰紂為象箸而箕

子拂以為象箸必不加於上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菹藿則必薦豹胎

金管迷宮

珠曰世之義樂

者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肉聲勝於絲竹則金石固當有間矣

孟嘉語也○趙曰以玉孟之寂寞言不敢為聲以金管迷宮儀言其聲之不逮於歌皆以形容歌聲之妙也

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

珠曰韓魏過宋人辱

之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下宋人謝之娥乃古來傑出士豈

待一知己

珠曰孟子曰寡人之

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

耳

珠曰一云傾側○修可曰列子曰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弗止饒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響音過行雲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趙曰傾天下之耳則非特一知己而已

夜聞箴篳篥

鄭曰上必吉切下力質切

夜聞箴篳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

傷塞曲三更歛悲壯

趙曰胡茄有出塞曲入塞曲也

積雪飛霜此夜寒

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

珠曰一作下

千戈滿不見江

湖

作湖

行路難

師曰樂部曰笛簡樂者茄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笛聲五音咸備唐編入鹵部各為茄管通典曰蘆角樂本名悲慄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卷挑皮為之者亦出南蠻雜錄云蘆角樂者龜茲國樂風

謂風雜端冰之聲行路難白居易之所作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

蘇曰阮晟聞笛曰客腸斷風飄律呂相和切

中月夜聞此聲韻使人腸斷風飄律呂相和切

哀聲月傍關山幾處明

趙曰向秀月夜聞笛遂作懷舊賦

道到此舊胡騎中宵堪北走

胡人聞之當北走矣○夢符

曰右按晉劉琨嘗避亂塢壁買胡百數欲害之時無懼色援笛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逆客之思羣胡皆垂淚而去

也○修可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常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嘆中夜吹胡笳則又有疏第盡撤有懷土之意遂奔

園而去薛注誤云賈胡為胡騎非也○趙武陵一曲想南征

曰此指言史朝義借用胡笳事

冰曰王微之聞桓伊善笛一日相逢於江次未嘗相識謂伊曰聞君善笛請為我一弄伊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為據胡床三弄而去賓主竟不言
伊為南征將軍故園楊柳今搖一作摧落何得愁中却盡生朱曰折楊柳落梅花皆曲名○蘇曰桓伊善笛撰折楊柳尤盡巧妙後人不能盡其指訣○趙曰一本曲盡生無義緣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沾衣朱曰五音中惟商為最悲蓋商主秋而有寥落之意○趙曰五音惟

商最悲今欲盡奏以全其曲則聞者必揮涕而繼之以血也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

趙曰它日士有死於戰而以白骨歸時聞此聲尤傷心矣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趙曰

悲聞此而恨極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朱曰言笛聲哀切風雲亦為之

悽然○趙曰蓋言不獨人愁而已雖天亦為之愁故雲動而風悲也

即事

百寶裝腰帶

夢符曰右按北史達奚武生貪為大司寇取萬

云注注

真珠絡臂

韓鄭曰古侯切。宋曰馬后傳蒼頡衣綠

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間富人王元寶常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日親友問曰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視至良久曰但

費錦纏頭爾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

有

夢符曰右按白樂天詩注霓裳曲開元老西京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

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以敬述所進為腔宣室志元宗夢仙

子十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又樂闌有一仙子前曰陛下知此樂乎此袖仙紫雲之曲

也人間能得幾回聞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洙曰公自注云即殺山監崔諫中書

令濕之弟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洙曰明皇錄云天寶中

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剽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後流廢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數闕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器用

右詩四首

律詩三首

石硯詩

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

天覺曰伯長也

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

孫曰

明月正峽也

長嘯得石硯

師曰晉謝琨長嘯却胡騎時峽中亂平侍御持節出使請其亂長嘯雍容不勞

力巨璞禹鑿餘

洙曰禹開鑿以疏江河○趙曰此使鑿字正言石也郭景純賦云巴東之峽夏禹疏是也

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

朱幼硯亢也聯坳謂雙亢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

多水遞隱見邁曰謂溫揮洒

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正質未為賤趙公

為侍御故云頭上冠者解冠也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

宴朱曰曹子建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公舍起草姿朱曰起草不遠明

光毀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朱曰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曰漢殿名之

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為瓦玉為階元傳曰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是已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哥

太常樓船聲噉朱曰漢武數昆明池始製樓船上建樓檣

軍問兵刮寇超下牢朱曰下牢楚地牧出令奔飛百艘夢符

州牧也令縣令也牧出令奔同赴軍事也艘船也猛蛟突獸

劉備遣關羽乘船數百艘皆會於江陵艘蘇曹切

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

朱曰華陽國志先王征吳於夷道還屯於巴東治魚復縣公孫

述更名白帝章武中改曰永安也

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

朱曰莊子說劍無人之劍蓬頭突鬚垂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憑軒拔鞘天為高鄭曰拔切

翻風轉日木怒號

鄭曰平聲

冰翼雪淡傷哀條鄭曰如鐫切

錯碧嬰礪鵝膏

鄭曰礪步覓切鵝田稔切。朱曰方言曰鵝鵝其小好沒水中南楚之人謂之鵝鵝鵝

注礪鵝似鳬而小膏中瑩刀

銛鏐已瑩虛秋濤

朱曰銛鏐一云銛鏐王褒頌巧冶鑄干將之劍濤水

卒其鋒越砥斂其鏐注鋒刀芒端秋濤言其色之澄徹如此

鬼物撇揆亂坑壕

鄭曰撇揆四

結切蒼水使者捫赤條

朱曰搜神記曰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

使者也

龍伯國人罷釣鰲

朱曰列子湯問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合負而趨歸其國

焉芮公廻首顏色勞

朱曰芮公荆南節度使

分閫救世用賢豪朱曰

分閫謂閫內事寡人制之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賢豪趙公也

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

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宋曰

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猶理絲而棼之漢龔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也蜀江如線

針如水宋曰蜀水至瞿塘則為峽所束如線焉荆岑彈丸心未已齊曰彈徒

泥封大散關也賊臣惡子休干紀宋曰史記亂臣賊子魑

魅魍魎徒為耳宋曰宣三年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

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注魍魎山神也獸形魑怪物魍魎水神也妖腰亂領敢欣喜

用之不高亦不庠鄭曰音卑不似長劍須天倚夢符

按前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三國志評曰關羽張飛萬人之敵也

○修可曰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游於雲陽之臺

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絕天柱北斗矢兮

唾一吐玉曰方地為圓天為蓋吁嗟光祿英雄弭大食

寶刀聊可比蘇曰晉永徽中大食國獻寶刀使者云漁人夜見

錚錚有聲晉滅其刀不知所適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

錚錚有聲晉滅其刀不知所適言終用此刀登清六合畫像麒麟閣

桃竹杖引

洙曰贈章留後○蘇曰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及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

為何物偶閱方言簾宋魏之間謂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簾也梁簡文納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

笋乃謂桃枝竹簾也桃竹出巴偷間

江心蟠石生桃竹

趙曰爾雅謂桃皮山海經謂桃枝竹也

蒼波噴浸尺度

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洙曰江妃水仙惜不得倚浪以傲睨江

妃含顰而矚眇往水夷水仙也

梓潼使君開一束蒲堂賓客皆歎息

君一作者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

東南征乘濤鼓枻

鄭曰餘制切

白帝城

洙曰白帝城在魚路復有公孫述像也

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洙曰一作拔劍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

為龍趙曰神仙傳曰壺公遣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竹投葛陂顧之乃青龍也○石

曰杖為物既稟正直之姿當以正直輔吾無為化龍而去使我不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

君山湖上之青峯朱曰君山在洞庭湖心也噫風塵湏

洞兮豺虎咬人鄭曰頃胡孔切咬古文切忽失雙杖兮

吾將曷從師曰甫意若曰天下未平尚賴此杖扶持衰老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搜拂子鄭曰子紅切

搜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蘇曰諸葛嘗持白羽扇以指麾

又顧榮伐陳敏以白羽扇麾之有足除蒼蠅宋曰詩營營蒼蠅熒熒金錯刀宋曰

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尹曰李善文選注金錯刀云錯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以饋

漢書班固與弟超書曰寶侍中遺仲叔金錯半垂刀一枝前漢食貨志曰錢新室更造契刀錯刀契刀其鏤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

寸丈曰契刀刀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丈一刀直五十樊樊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劉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雲直蓋以黃金而錯綵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如秦嘉妻以金錯琬奉其夫盛水之類是以當隨其器物而名之不可以各同不擢擢朱究其實焉。趙曰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

絲繩洙曰鮑昭直如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趙曰金錯

二物者非特以其金朱之好顏色耳皆係乎人之顧盼也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灸蒸咂

膚倦撲滅鄭曰咂作答切賴爾甘服膺洙曰賴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物

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微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膝師曰

按唐史玄宗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相九齡既不見用因作白羽肩賦以自見其志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白羽為物可以驅蠅蚊為世所用九齡自前也搜拂其質薄陋雖不世代白羽猶足以驅除蒼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而代九齡其材能全无用於朝廷曾搜拂之不若乎楚辭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者以金為幣錯錢其文或謂之刀布後世用錢代之朱絲繩所以中琴瑟之用金錯刀與朱絲繩以利用而見顧豈特取其顏色之好以為玩物哉搜拂為物雖微有理義在蓋可用之除繩索何世人不肯徵信

其義而競奔之用傷清秋廢置不用不敢怠於緘藏異其他時之復用然機拂微有功於人猶護惜之况白羽其可奪於秋氣一奔而不復顧藉乎所以傷九齡之見弃而疾林甫之獲用也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

趙曰斗牛之間有紫氣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趙曰孔章臨云戒

其子為建安從事劍忽躍出見二龍相隨焉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

銅瓶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師曰銅瓶所以汲水以濟人者也喻賢者宣君之恩以及衆世

亂則弃拘於寒楚時清可收用於瑤殿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趙曰想

平之時玉殿深遠宮人以瓶汲井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音也側想美人意應悲寒愁沉

蛟龍半缺波猶得折黃金趙曰井中或得斷釵遺珥有黃金蛟龍之狀則有之矣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盤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沐曰一作寒

玉錦城傳君家白

盤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食物

古詩八首

律詩四首

閩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鄭曰閩音聞

姜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趙曰漢高皇后八年太尉入未央宮

擊呂產天風大起也河凍未漁不易得沐曰一作黃河水鑿冰恐侵河伯

宮籩食人受魚鮫人手沐曰周禮天官內饔食籩食和也助食曰饔

切亦金刀若飛應刃落組而離籩籩籩紅鮮紛其初載貧旅疎而蓬洗

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沐曰一作素雪有骨已剝

紫春葱

宋曰七啓云紫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乃不轉切

紫葱謂青蔥也

以贈西海之飛鱗七命云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蘋尾州

紅肌綺散素膚雪落此角平聲

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

作使 緣老翁

蒼舒曰按札記冬右腴。鄭氏曰腴腹下也

碁何曾白紙濕

鄭曰碁音姑放筋未覺金盤空新懽便飽

姜侯德

宋曰詩既醉以清觴異味情屢極

趙曰陳同弘讓

風雅操清觴妙曲。大臨曰左傳云公嘗異味

東歸貪路

作貪路

上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

帥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言姜侯孔兒非僞爲也

觀打魚歌

北末切魚掉尾。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鱖鱖色勝銀

鮓曰魴符方切鱖

宋曰詩魴魚鱖尾鱖鱖跳躍貌。修可曰尔雅曰魴魴也今之鱖魚是陸機臨曰魴魚黃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

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眾魚常才盡却弃

赤鯉騰出如有神

洙曰陶弘景本草曰鯉最為魚中之上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

也潜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夔子左右

揮霜刀鱗飛金盤白雪高

洙曰西征賦獲人鱗切鱗刀若飛應刀落俎羅離索罪

徐

州秃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

洙曰秃尾魚名

魴魚肥

美知第一

既飽驩娛亦蕭瑟

趙曰廣州記曰魴魚廣而肥謂魚之美者也

君

不見朝來割素髻

鄭曰渠伊切魚鬣也

咫尺波濤永相失

綿州曰

屬西川道魚善變化乃龍之類老蛟怒惡傷其類故也秃尾槎頭縮項皆魚之名割飽歡娛亦蕭瑟謂樂極則哀繼之春秋隱公矢魚於棠聖筆書之以為鑑甫此詩初叙得魚之樂而未則有咫尺波濤永相失之句豈非得聖人危亡之戒耶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

洙曰一作取

魚急能者操

舟疾若風

鄭曰操七切時也

撐突波濤挺义入

洙曰顏回濟于河

若神西征賦徒觀其鼓楫回輪兩鈞投網重餌出入挺义來往也

○定功曰莊子津人之操舟若神且曰善游者數能也潘安仁西

征賦垂耳出入挺义往來 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

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

陽小魚大如針一片千頭蜀人以為醬七發云其根半死半生

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

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

趙曰以三言打魚之故而驚動神物也 山根鱣

鮪隨雲雷

修可曰郭璞注爾雅曰鱣大魚以鱣而鼻短口在下

干

戈兵革闕未止

洙曰一云干戈革闕尚未已

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

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洙曰春秋穀梁傳曰恩及虫

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師曰又魚又也持以入水網大綱也所

以與網要東設郊則麒麟不至鳳凰不翔白綠山之制于戈日尋

戕害生民之命亦已甚矣蛟龍改窟穴鱣鮪隨雲雷喻賢人君子

遇亂而遁迹也聖人仁及草木昆虫今於戰鬪之際復暴殄天物

右此仁人君子忍為之乎使甫
得時遇主其仁政自可見也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朱曰曹子建新麪來近市汁

滓宛相俱朱曰以槐葉浸麪為入鼎資過熟加食愁欲

無碧鮮俱照筋鄭曰鮮相然切香飯兼苞蘆蘇曰蜀人呼為蘆

蘆美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此珠願隨金驥裊趙曰驥裊

照隣詩漢走置錦屠蘇朱曰金驥裊馬也蜀人元日入香菜

朝金驥裊走置錦屠蘇朱曰金驥裊馬也蜀人元日入香菜

蘇蘇草庵又廣野酒元日飲之可除福氣則屠蘇有二義是詩定置

錦屠蘇蘇乃屋也非酒古樂府劉孝威結路遠思恐泥鄭曰乃言

致遠興深終不泐獻芹則小小朱曰野人有美薦藻明

區區朱曰左傳蕭欽於繩澤之菜萬里露露殿朱曰上林賦

寒露寒
美其名

開冰清玉壺

洙曰鮑昭清
如玉壺冰

君王納涼晚此味亦

時須

種蒿苳

并序鄭曰上烏
禾下勤呂切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雨席許蒿苳向二旬

矣而苳不甲拚伊人覓青青

趙曰別本伊
人作獨野是

傷時君子或

晚得微祿輒軒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

鄭曰虎交切火也○趙曰在炎方則慘毒如
災燬詩王至如毀言陰陽乖繆而致旱也

植物半蹉跎嘉

生將已矣

洙曰以旱而物無生意也○趙
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為禾

雲雷歔歔奔命師

伯集所使

趙曰唐秋仁傑傳風伯清壘
雨師洒道故公摘而用之

指麾赤白日須洞

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

趙曰謝眺詩森森散雨
足○端本曰頃洞雲色

起兒散足言雨散作而止足也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西靡謂斜雨向西也山泉落滄江霹靂

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蕭洒堂下可以畦呼童

對經始朱曰經始言初無畦而始經構之也芒屨疏之常隨事執其子破

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句不甲拆蘇曰魯哀公卅未

雷潘空惜埋泥滓趙曰易云百穀草木皆甲拆選奮迅泥滓野莧迷汝來宗

生實於此修可曰揚子雲蜀都賦其竹則宗生漢摯俊茂幽美又左思吳都賦楠檣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崗族茂

幽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

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朱曰言莧為莧所燕以喻賢者為小人見掩抑也賢

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趙曰言賢良之人得位則不恣非似邪使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莧出

地則不恣非似野莧之得而滋蔓也國擁塞敗芝蘭眾多盛

荆杞朱曰小人眾也○趙曰芝蘭所以壅塞者以荆杞之眾多也特莧耳中國陷蕭艾老

圃永為耻登于白玉盤

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

藉以如霞綺

竟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者必有其德喻小人雖有其容有其容

才而終不為邦家所用。師曰胡顏謂強厚顏也野苒始雖盛及高莖生長登於白玉之盤藉以如霞之綺遂使波無所用不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內不亦無耻乎以喻小人掩君子一旦登于玉堂則小人將何顏而猶居朝乎終亦不用而已矣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甚巨馬齒掩平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趙曰三曰比之義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

蘇曰陶侃得張鮒園蔬曰久客常荷地主恩私家貧無所報但

手加額而已。趙曰出國語越王以會稽三百為范蠡地曰後世有敢侵蠡之地者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守者愆

實數略有其名存

蘇曰祖平曰東漢文章掃地見今之圓冠輩略有其名已

苦甚刺如

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國園

朱曰此序所以言小人害

君子也。趙曰公言所送止若苦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張載登成都白菟樓云原隰植嘉蔬。師曰嘉蔬此

君子苦若馬齒比小人言小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

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師曰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生焉乃知苦若

輩傾奪蕙草根冰曰蕙草也小人塞道路為能何喧喧

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冰曰葵荏嘉蔬也。趙曰若苦若

嘉蔬蕙草雖不可為蔬而要之君子之比。師曰蕙草香有君子之象蕙草見奪於苦若君子為小人所勝也。小人得志則作態驕

淫矜夸驕所不至故云為能何喧喧葵荏嘉蔬又為馬齒昏塞足見小人勢盛君子道消也

點染不易虞師曰喻君子絲麻雜羅紃一經器朱曰一作氣物內永挂鹿

刺痕趙曰以苦若馬齒一經器物所盛則便永遠挂種之痕然則君子固一且傷所染矣。師曰喻國家為小人所敗國者

天下之大器也志士採紫芝放謫避戎軒冰曰古有紫芝歌亦神

高士傳秦世坑黜儒術四皓於是作歌曰畦丁負籠至感動吳莫高山深谷遙遙暉暉紫芝可以瞻飢

百慮端蘇曰孫鍾治疏圃為生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

目

不愛入州府

蘇曰劉稚吾任真放逸不能巧言取畏人嫌我

真

洙曰襄陽耆舊曰記龐德公在沔水上至不入襄陽城

及乎歸茅宇

洙曰一云及

旁

舍未曾噴

趙曰漢高祖

老病忌拘束

蘇曰王祥老病纏綿不堪拘束應接

喪精神

趙曰使人

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

地濕山雨近

甚勻冬青飯之半牛力晚來新

修可曰

南都賦酸甘滋味百種千名春郊夏笋秋韭冬菁蘇穀紫薑薑佛薑薑薑注菁葛菁也黃石公三略云牛力日新深耕種

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非

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

翻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洙曰一增綴勤

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驚皇不相待側頸訴高旻

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趙曰宋玉賦寒心酸鼻

驅豎子摘蒼耳趙曰蒼耳今所謂羊負菜也在詩則謂之卷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洙曰畦丁種田者也猶今之佃

民無以供日夕蓬莠猶不焦蘇曰久旱不雨王戎出郊語父渾曰炎歊赫赫嘉蔬盡稿

禾黍枯悴蓬蒿猶美獨不焦旱豈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

風洙曰見本草。蘇曰龍濟昨使畦丁去摘卷耳得滿筐宮者此物療風氣故分贈友人童兒且時摘

洙曰一二云童僕先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

剥相蒙幕趙曰洗其土剥其毛登床半生熟趙曰登食床也或作生柔或作熟菜下

筋還小益趙曰小益謂療風也加點瓜薤間依稀摘奴跡洙曰李衡以橘為木

歟故江左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罕夢符曰右按前漢書陳平傳或謂平何食而肥

若是其煇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麋屑為紇頭飽食復何心荒

哉膏粱客夢符曰右按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富家厨肉臭

戰地骸骨白朱曰言天下荒亂饑饉存仍而在位者无救恤之意寄語惡少年黃金

且休擲朱曰燕太子者得荆軻與之臨他軻以瓦抵龜太子命捧金以進軻用抵之又進軻曰非為太子受金乃臂痛

爾。趙曰梁元帝古意詩中有惡少年伎能專自得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祗瘦長夏想為情

滑憶彫胡飯朱曰憶一作喜沈休文彫胡方自炊西京雜記太依他邊皆是彫胡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彫胡又

會稽人顧顗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彫胡飯常躬自採擷家近太湖湖中後自生彫胡無復餘草香聞錦帶羹

夢符曰右按荆湘間有錦帶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其苗亦嫩脆可食。師曰薛夢符云荆湘間有花名錦帶其花條生如郁李春末

方開紅白如錦初生葉柔脆可食渚宮又謂之文官花安陸王彥輔中散云錦帶吐綵雞也其肉脆美堪作饈錦帶花則予親見之謂吐綵雞為錦帶則傳記所不載
珍固博多而文恐其言亦有所據
溜肥兼暖腹誰欲致五

秋日阮隱居致雞三十束

鄭曰雞胡介切
葦菜葉似韭

隱者柴

朱曰一作荆

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

朱曰詩卷

耳不盈頃筐挽歌薤上露

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

魯曰詩云青芻一束

圓齊

玉飭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

朱曰一作腹

無憂

唐曰雞性暖益老人故云

云關節也
其旬月也

除架

朱曰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

趙曰瓜架必以薪為之今瓜已摘則架上之薪零落也

瓠葉轉蕭疎幸

結白花了寧辭百蔓除

趙曰瓜實既結則其蔓可除

秋虫聲不去

暮雀意何如洙曰架除而寒事今年落人生亦有初洙曰

言瓜未生之初則作架以承之纔結花則有將實之望而其意稍急矣故架壞則除去而不修也亦猶人事統始而怠終○趙曰此詩作於秦州為客不堪如此然人生未嘗無初則公之初在太平之時文采動上聲響短赫本不如是之牢落也

發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趙曰公自憫也

故於暮景之中數其枝葉爾天風吹汝寒綠露泥滓盡香與歲時闌

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六